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 (1860—1911)

孙 藜 著



2.9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 (1860—1911)

孙 蔡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孙藜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2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9辑)

ISBN 978-7-80678-815-8

I. 晚… II. 孙… III. 电报—经济史—中国—清后期

IV. G206 F6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689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

孙 藜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00 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15-8/G·73

定 价 21.00 元

序

孙蓁成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俗称的“开门弟子”，实在也是碰巧。那年我忝列“博导”不久，尚不能在招生简章上“挂牌”，依惯例从其他老师名下“过继”。其时有几个对象供选，恰值孙蓁乃老友段京肃兄之硕士。段兄捷足先于知会且力荐，我遂约孙蓁见了一面。在互相打量中，我对之印象不错，他求学心切且又别无选择，自不介意“改换门庭”，总计不到半小时，就敲定了这段缘分。

在随后的三年学习中，孙蓁的表现证明了我的感觉没有错：他勤奋但不死读书，有想法却从不沾沾自喜，不急不躁，沉稳踏实。在这样一个年代在他这个年纪，能有如此的心态和定力，实在难得，这很合我的脾性。不过我这人素来不喜“正面宣传”，相反，觉得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不足和差距，才有利于其发展，故而常常是严厉多于鼓励，这对他颇有压力。当然，最大的苦头是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也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

就知识的层面，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及其影响，首先是麦克卢汉为我们启的蒙。“媒介就是讯息”的含义固然模糊，可至少打开了一个思考的方向。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Elizabeth Eisenstein的煌煌巨著——*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我们可能还知之不多, 近年来引进的像切特罗姆、波斯曼、莱文森的书, 早成为不少人的案头必备。这大致坐实了吉登斯的结论: “工业主义最重要的后果之一, 就是通讯技术上的变革”, “自从机械印刷术引入欧洲以来, 通讯方面的机械化技术剧烈地影响着全球化的所有方面。”^[1]那么, 我国的传播技术, 无论是自己发明的印刷术还是引自外洋的电报、广播等等, 究竟是如何发轫并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等互为作用, 而不是视为一般的技术史, 就是一个大有探究价值的领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 孙蓁博士论文的题目得以确定。当然, 这主要是我的主意, 可是孙蓁同样很喜欢, 可谓一拍即合。

这是一个历史的题目, 可不能没有传播理论的观照; 它必须从实践操作的层面展开, 但又需透出出内在的观念。就历史一面而言, 最困难是资料的搜寻; 从传播的角度看, 如何在这些资料中看出其他学科所看不到的东西, 同样不是易事。它不能不依托于电报技术推行的过程, 同时又要从整个过程的叙述中, 辨析并展现其背后的理念, 否则充其量是传播技术史, 而不是传播观念或者思想史。孙蓁论文的这个选题, 完全跳出了现有治新闻史的路数, 基本上没有现成的参照物, 唯一可以获得某些启发的, 就是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和美国人的思想》, 可这毕竟不是中国的电报技术。加上我在这方面也是外行, 除了一个总的想法, 其他不可能给予他太多的帮助。

孙蓁果然不负所望,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 无论是材料的搜集还是总体思路、框架安排, 他基本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 需要和我讨论的并不多。可是, 他写得很不轻松, 尤其是观念和操作层面的关系, 叙述的切入点和理论的分析, 甚至包括叙述方式的把握, 都对他带来诸多的挑战。他陆续把文章发来给我, 我逐一提意见打回, 来来去去, 我不记得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黄平校, 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7页。

他总共修改了几遍,现在想起来是苛刻了一点。这并不表示我的水平有多高,而是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可以并能够写得更好。希望越高,责之自然也就愈烈。论文定稿后他第一次来我办公室,只见是脸色苍白,神情疲惫,可见这一番折磨着实不轻。

艰苦自也带来了收获的喜悦,无论是评阅者还是答辩委员会成员,都给予论文很好的评价。在我看来,假若撇开其中的观点,就写作和研究的角度,孙蓁这本著作有几个方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第一,在选题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首次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就电报技术与晚清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做了有益探索,开辟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面向。第二,不仅比较生动、具体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电报从“官督商办”、“商股官办”直至“收归国有”的轨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中间所牵涉到的利益群体各自对于电报技术的看法和认识,史料和观点贴得紧,不突兀,既非无所依傍,亦不强自索解。第三,这是一个跨越学科边际的研究,涉及面广,孙蓁能够统筹兼顾,放而不乱,在总体的把握上,思路清晰,重轻得当。

我始终以为,学生取得的成绩与老师有关也无关。有关者,是指老师在某些方面会给学生有益的帮助,所谓无关,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更多的是需要学生自己的琢磨、理解乃至创造,离不开学生自身的天资和勤奋。孙蓁的这本著作,如果说有诸多可取之处,恰恰是来自于后者而不是我的指点,这意味着,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已经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起点。正因如此,我非常高兴孙蓁的这本专著得以出版,并在此送上真诚的贺意。

黄旦

2008年4月于复旦

目 录

导论 “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社会与文化	1
第一章 拒迎之间：电报自西徂东与传播观念角力	10
一、“飞线”：西人眼中的“纽带”	11
二、从“制肘”到“制夷”	20
三、“载道之器”：“全球化”与“强中驭外”	32
四、谋利：“富之道出乎此”	38
第二章 官督商办：电报体制的形成	46
一、津沪线“变法”：电报“本以用兵为先”	47
二、“主权”之争：交往背后的“驾驭”	60
三、体制之变：意在“相机立应”	67
第三章 官、商、民：电报的“相争”与“相维”	77
一、官与商：政治与经济	78
二、“万国通例”：国际与国内	86
三、沿海与内地：“探听”、“风水”与“电学”	94

第四章 “全国交通”：清季电报国有与官方话语变迁	110
一、“交通全国”：邮传部眼中的电报	110
二、“集权中央”：电报国有的背后	119
结语	130
参考文献	138
后记	147

导论

“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社会与文化

在传播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美国学者布里恩·温斯顿认为存在两种观点,他分别称之为“技术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大致上说,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技术无所不能,对社会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人在技术面前相对的无能为力;而在文化决定论者的观点则给人以权力,把技术牢牢放到社会背景中,认为社会背景才是决定技术的主要因素。^{〔1〕}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论多被称为“技术决定论”,尽管从这个角度为温斯顿所批判,但他同时也指出,麦氏的理论强调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较有说服力,同时又超越了纯粹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出发点上,我们赞同麦克卢汉,并认为他的理论对于理解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富有启迪。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新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2〕}媒介构成环境,

〔1〕 布里恩·温斯顿:《技术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传播内容的影响》,来丰译,《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第29—35页。

〔2〕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招致了诸多批评,这句话是他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他在1964年9月17日同一天以及10月3日写出的信件中,都表达了对批评的回应和在表达上的改变。分别参见《致巴克敏斯特·富勒》、《致约翰·卡尔金》、《致哈里·斯科尼亚》,见莫莉纳罗等编《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8页。

是因为“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轮子是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作为人体的延伸，“各种媒介对人的联系形式要进行结构组合”，对此，无论东西方社会都一样。^{〔1〕}即是说，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在麦氏眼中，不是各自孤立的两种东西，而是技术以特定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结构组合，不同的关系组合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环境。新技术创造新环境，意味着新技术所“组合”出来的新的关系，取代了旧有的联系方式。所以他说，看待一种媒介取代另一种媒介，就是“透过一套关系去看另一套关系”。^{〔2〕}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给我们以重要借鉴：媒介或传播技术，在人们的彼此联系中存在，也就是社会关系的形成、组合及维系方式。

同时，在麦克卢汉眼中，技术作为人体的延伸，也就是“感官的外化”，通过这一点，他将媒介与文化联系起来。所谓“感官”“感知比率”“感知模式”之类的说法，在其理论中主要用来指人们的“潜意识”或集体社会心理。^{〔3〕}既然媒介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媒介通过感官而投射的，就始终是“个人和群体联系的总体格局”。^{〔4〕}这就是说，媒介影响着人们对彼此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了特定社会中的集体心理。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技术在社会关系中存在，就必然联系着人们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人们利用传播技术维系彼此的关系，也就是将其对彼此关系的理解、认识，体现于传播活动中。实际上，这种理解、认

〔1〕 麦克卢汉：《一种媒介擅用另一种媒介是自然的吗？》，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6页，引见275页。

〔2〕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27页。

〔3〕 可参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第479—489页。

〔4〕 麦克卢汉：《一种媒介擅用另一种媒介是自然的吗？》，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第275—286页，引见275页。

识,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播观念”,它意味着人们在其观念的支配下,利用传播技术,去构筑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关系。

在这种技术、社会与文化的关系的总体视角下,麦克卢汉认为:特定社会联系着特定的主导媒介;主导媒介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即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们对此关系的理解,也与主导媒介相一致;主导媒介的变化,即是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技术引发社会变迁,同样亦由于“媒介即讯息”。“新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动因”,一旦深入社会,它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之中,“一切媒介都要重新塑造它们所触及的一切生活形态”;〔1〕新技术创造新环境,或曰环境的力量,都体现在:“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即是在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关系间,引入了一种新的尺度;这个尺度是速度、规模等方面的变化,对人的组合与行动,“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2〕这个作用的发挥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感知模式”的变化,媒介是一种“经验转换器”,它通过重组社会构成的关系,将人类经验转换成新形式,从而在传播过程中使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3〕所以,从静态的角度,麦克卢汉说,“媒介是文化的面具或集体的面具”;〔4〕从变化的角度,他说“媒介是社会的先锋”。〔5〕

麦克卢汉以批判性的眼光,将上述总体认识置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解释中,尤为鲜明的体现在对印刷时代的批判上。在他看来,由于印刷术这种“线性的、一致的、可重复的”新媒介的出现,部落社会下

〔1〕 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63—364页;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86页、133页。

〔2〕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33—34页。

〔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92—97页。

〔4〕 麦克卢汉1966年10月24日致彼得·德鲁克信。参见莫莉纳罗等编《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德鲁克为《理解媒介》德文版(改名为《魔幻频道》)作序。

〔5〕 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第274页。

围绕口头媒介共同参与的社会组织形态彻底改变,进入专门化、机械化和分割化,社会关系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结构;就文化而言,人被“剥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文字人掌握了连续的线性媒介,并以之作为“社会和心理的组织手段”。他对所谓的“地球村”的乐观,也构成这种批判的对照:电子媒介作为人的“整体延伸”,将对整个社会关系、文化心理带来根本变革,由机械、分割和“中心—边缘”变为有机、同步和整体参与。^{〔1〕}

在这种批判中,麦克卢汉更为强调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更新。他指出“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即由于对媒介所形成关系的认识,一旦沉淀入社会心理的潜意识,人便会麻木不觉,甚至会成为其“司服系统”。^{〔2〕} 只有通过对旧有文化的反省,人们才可能认识到无意识的存在,从而有可能从旧有传播技术、社会关系下的麻木恍惚状态中得到解放。这也意味着,尽管新媒介能够通过对社会心理的慢慢改变,使旧有的社会关系或感知模式被取代,但这仅是一种麻木状态下的更替;要想真正获得解放,新的传播技术只是提供了可能,同时还必须借助于对旧有社会关系的反省和批判。

从这里简要述及的麦克卢汉的观点,不难看出,麦氏的理论与温斯顿所说的“技术决定论”有着鲜明的不同:传播技术在麦克卢汉这里,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它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构成、维系并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这也意味着人在技术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不仅通过传播技术去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亦能够利用技术去建构彼此的关系。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理论中,包含着一种对传播技术的批判审视,它同时指向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传播观念。

〔1〕 此处总结提炼主要基于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63—374页;亦参见:《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0—50页。

〔2〕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74—81页。

上述种种,都是麦克卢汉理论中极富价值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时也应指出,其理论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新媒介似乎是“自生自发”的,“从一片独立领域里自行冒出来,然后创造了新社会或新的人类环境”。〔1〕 尽管麦氏偶尔也简略地指出,诸如战争和对战争的惧怕之类的“群体压力和刺激积累”,是技术延伸的主要刺激因素;〔2〕但在总体上其眼中的媒介似都是“横空出世”,是人体的“自然”延伸。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对其理论给予尖锐批评,认为这一出发点导致麦氏以精致化的形式分析,使媒介脱离了活生生的实践(practices),将媒介本身看作原因,则“所有的其他原因,所有的历史现象,转眼间都化约成了效果”。〔3〕

麦克卢汉因此也被批评为丢掉了他的老师、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译名有“伊尼斯”“英尼斯”不同,本文除著作人外一律采“英尼斯”。)“最关键的东西”:批评性的脉络。〔4〕 我们也不妨对照一下这个“脉络”。英尼斯的理论起点,在于他在技术与文化之间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5〕英尼斯亦着眼于人类传播史或文明史指出,传播技术存在着倚重时间和倚重空间的不同——所谓“倚重时间”指媒介笨重而耐久,利于知识在空间中横向传播,如适合建筑和雕塑的黏土、羊皮纸和石头;“倚重空间”则指媒介质地轻巧可携带,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如适合治理和贸易的莎草纸;与之相应,特定社会的文化也可分为空间束缚型、时间束缚型两种:前者注重空间的扩展

〔1〕 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远流出版社(台北),1992年版,第25页。

〔2〕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80页。

〔3〕 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第158—161页。

〔4〕 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199页。

〔5〕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和控制；后者强调时间上的延续。^{〔1〕}这就是他所说的“传播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

英尼斯继而指出，技术和文化的偏向，都发生在特定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偏向”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一种“集中—分散—再集中”的循环过程，新传播技术的产生，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英尼斯看来，稳定的社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也即两类知识传播的平衡，但传播媒介在文明中造成偏向，“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在这两者之间求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2〕}英尼斯就此展开的是他辩证传播史观的两个核心要素：“垄断”和“循环”：^{〔3〕}传播技术本身的偏向，加上某些群体对该技术的控制，会在特定社会造成一种知识的垄断，而新传播技术往往在垄断影响达不到的边缘地区产生，一旦产生就会打破垄断；因而又“迫使知识垄断或知识寡头的重新组合”。^{〔4〕}“集中—分散—再集中”，循环的过程就如此往复。在垄断形成、维系期间，由于“长期使用”的传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知识”的特征，特定社会文化就表现出相应的偏向。正是由此，英尼斯导出了他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批判：包括电子媒介等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强化了对空间利益的追求，为控制空间所必须的知识也越来越量化和标准化，“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是西方的大敌”，“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去重新把握口头传统的活力”。^{〔5〕}

〔1〕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7页；《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53—54页、第85页。

〔3〕 英尼斯曾在著作中如此提醒读者：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他也许把垄断理论和循环理论推向了“不合适的极端”。英尼斯《传播的偏向·作者前言》，第9—10页。

〔4〕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页。

〔5〕 英尼斯：《帝国与传播》，第180页。

在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这一根本出发点上,麦克卢汉与英尼斯并无不同,他们都将传播技术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并赋予其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重要地位,理论的最终落脚点也都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但是,麦克卢汉眼中“自生自发”的媒介,脱离了其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而英尼斯则明确指出,传播技术本身即根植于人们对时空进行控制的需求。这样,二者在理论分析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就表现出鲜明的差异。麦克卢汉眼中那种相对简单的技术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对应关系,在英尼斯那里就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历史社会进程:一旦媒介出现,必定被特定群体用于对时空的控制;为加强控制能力,也必然会形成对传播技术、传播内容及传播过程的垄断;新的传播技术固然会以“非集中化”形式打破此垄断,但随着垄断群体的重新组合,“集中”的过程也会以新的形式再现。与此认识分析相一致,麦克卢汉更多从社会心理角度出发技术与文化关系,在英尼斯的理论中就与知识观念上的垄断控制相联系,这一垄断控制正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控制相适应。

恰如温斯顿的批评,麦氏的理论建立在“前后关联很不紧密的历史因果关系基础上”。由此不难看出,相比英尼斯,由于缺少了对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麦氏尽管看到了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间的密切关系,但却存在着对这一关系的化约,从而减弱了其理论的针对性和批判力度。批评者所指出的各种问题,诸如麦氏眼中人类社会的演进依然是一种“线性”划分,不同的新媒介实际上“补充”而不是“替代”了前一个时代的文化;麦氏甚少强调印刷媒介在带来专门化、机械化的同时,促进了理性和批判精神;他对“地球村”的拥抱,也很少注意到同时伴随的权力监控,^{〔1〕}等等,根本上都与此相关。

〔1〕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1—210页。

所以,威廉斯最终还是将麦克卢汉的理论,称为“一种很复杂的科技决定论”,并批判其对时下社会文化状态的认可。〔1〕他从与英尼斯相似的“过程”角度,对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系,作了一个简洁的描述:最初某些特定群体的特定意向(intention)及其强弱程度,对传播技术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具有根本性的左右力量;但其后会有不同意向的群体加入对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传播技术还会产生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使用情况和效果,于是各个不同的群体都会修正原初的意向。〔2〕在这里,围绕传播技术的种种“意向”,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传播观念”,也就是不同群体对“为了什么而传播”、通过传播建立怎样社会关系的理解。这些“意向”或“传播观念”,体现于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中“活生生”的传播实践,与具体的传播技术应用,以及特定的传播体制,进而也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从威廉斯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同传播观念彼此进行着对抗与争夺的过程。在各个社会历史阶段,尽管存在着更具“根本性左右力量”的传播观念及其实践,但也同时存在着来自其他群体的对话和互动;互动的过程,重塑着传播技术的应用及人们相互之间关系,它反过来也使人们修正自己的传播观念。

正是从“过程”的角度,威廉斯指出在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关系上,“真正的决定论涉及了整个实质的社会过程”,社会结构为人们的实践设定了“各种限制与压力”,但人们又“从来不至于全盘地被其控制”。〔3〕从麦克卢汉、英尼斯到威廉斯,视角不同,方法各异,但我们一再看到了对传播实践、传播体制,进而对其中的文化观念,所进行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背后的视角,也都在于既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压力”,也

〔1〕 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第158—161页。

〔2〕 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第161—167页。

〔3〕 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第162—163页。

看到了人们的主动性。而种种对传播观念的反思和批判,也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立场:媒介和传播,不仅在词义上都有“公共”之义,^{〔1〕}二者在构成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的公共生活。恰如凯瑞所说,英尼斯的理论批判,实际上是要通过鼓励具有创造力的传播,维系公共领域的可能和活力。^{〔2〕}

因而对我们而言,就是要在这个价值立场上,一方面,要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待传播技术,看到与传播技术密切相连的人们对彼此关系的理解;同时,还要把这种关系置于社会过程、历史过程下观照。既要考察围绕着传播技术,各个社会群体的传播观念及实践所进行的控制与反抗、合作与妥协等诸种互动,也要考察这样的互动所带来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各种传播观念及实践,借助传播技术以何种方式,给人们的社会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变动;也同时看到,变动了的社会传播状况及体制,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传播观念及实践。也只有通过对这一社会的、历史的过程进行深入的观察、辨析,我们才能更具批判性的发现:围绕着传播技术,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因素,以怎样的过程,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共同生活。

有了这样的立场和视角,现在我们就可以走进晚清,去看一下,电报的嘀答嘀答声,是如何在古老帝国的上空响起的。

〔1〕除了众所周知 communication 在词根上的“公共”“共同”之义外,据麦克卢汉指出, medium 在拉丁文中亦有 public(“公共”)之义。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第 407 页。

〔2〕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8—130 页。